

黃帝內經靈樞

卷四五

黃帝內經靈樞註證發微 卷四

明太醫院正文會稽庠生元臺子馬蒼仲化註證

口問第二十八

黃帝閉居辟左右而問於歧伯曰余已聞九鍼之經論體陽逆順六經已畢願得口問歧伯避席再拜曰善乎哉問也此先師之所口傳也黃帝曰願聞口傳歧伯答曰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風雨寒暑陰陽喜怒飲食居處大驚卒恐則血氣分離陰陽破散經絡厥絕脈道不通陰陽相逆衛氣稽留經脈虛空血氣不次乃失其常論不在經者請道其方辟開同孟子云
辟土卒音猝

請道其方

辟開同孟子云
辟土卒音猝

此言有所當口傳者以其論之不著于經中也

黃帝曰人之欠者何氣使然歧伯答曰衛氣晝日行于陽夜半則行于陰陰者主夜夜者臥陽者主上陰者主下故陰氣積于下陽氣未盡陽引而上陰引而下陰陽相引故數欠陽氣盡陰氣盛則目瞑陰氣盡而陽氣盛則寤矣寫足少陰補足太陽欠音牽去聲江左調之呵欠數音束

此言人之所以欠及所以寐與寤而有刺之之法也欠

氣相引也素問宣明五氣論本經九鍼論皆曰腎主欠人之所以欠者正以

衛氣晝日行于陽經足手六陽經夜半則行于陰經足手六陰經

陰經專主于夜而行之夜之時則必臥惟衛氣之爲四

者主于上行營氣之爲陰者主于下行，此陰陽二字，茲

言主營衛二字

以陰氣積于下，陽氣以夜半之時亦在于下而未得盡上，故陽氣乘夜半之後乃相引而上，陰氣則相引而下，陰陽相引，故數以爲欠也。至人之所以寤寐者，以夜半之時，萬民皆臥，命曰合陰，斯時衛氣已盡，營氣方盛，故目瞑而寐，至夜半之後，則陰氣已盡，陽氣方盛，當從此而寤矣。彼不寐而多爲欠者，以足少陰腎經有邪，故不能寐，宜寫其照海穴，陽蹻虛故多欠，宜補足太陽膀胱經之申脉穴也。

黃帝曰：人之嘯者，何氣使然？岐伯曰：穀入于胃，胃氣上注

于肺今有故寒氣與新穀氣俱還入于胃新故相亂真邪
相攻氣并相逆復出于胃故爲嘯補手太陰寫足少陰嘯於

切

此言人之所以嘯而有刺之之法也人之一氣入于胃
胃得穀氣而化之遂成精微之氣以上注于肺而行之
五藏六府肺經轉輸之次今有寒氣之故者在于胃中而又有
穀氣之新者以入于胃則新故相亂真氣與邪氣相攻
真氣卽胃氣邪氣卽寒氣彼此之氣并而相逆所以復出于胃而爲
嘯也當補手太陰肺經及寫足少陰腎經可也

黃帝曰人之喘者何氣使然岐伯曰此陰氣盛而陽氣虛

陰氣疾而陽氣徐。陰氣盛而陽氣絕故爲唏。補足太陽寫

足少陰。

唏許
凡切

此言人之所以唏而有刺之之法也。釋文言哀痛不泣曰唏。人之所以唏者以陰氣反盛且疾。陽氣反虛且徐且絕故爲唏耳。治之者宜補陽而寫陰。當於足太陽膀胱經陽蹻脈氣所出者補之。足少陰腎經陰蹻脈氣所出者寫之。

黃帝曰。人之振寒者何氣使然。歧伯曰。寒氣客于皮膚陰氣盛陽氣虛故爲振寒。寒慄補諸陽。

此言人之所以振寒而有刺之之法也。振寒者身寒而

振动也。蓋以寒氣客于皮膚。其陰氣盛。陽氣虛。故陰盛則爲寒。且寒而戰慄。當補諸陽經以溫之。則陽勝而陰衰矣。

黃帝曰。人之噫者。何氣使然。歧伯曰。寒氣客于胃。厥逆從下上。散復出于胃。故爲噫。補足太陰陽明。一曰補眉本也。此言人之所以噫。而有刺之之法也。噫不平聲也。蓋以寒氣客於胃中。厥逆使氣從下而上。其氣之散也。復出于胃。故爲噫。當補足太陰脾經。足陽明胃經。以溫之。一曰取足太陽膀胱經之在眉本名攢竹者以刺之。

黃帝曰。人之嘆者。何氣使然。歧伯曰。陽氣和利。滿於心出

于鼻故爲嚏補足太陽榮眉本一曰眉上也

此言人之所以嚏而有刺之之法也。嚏噴嚏也。蓋以人之陽氣平和順利滿溢于心。故上升于鼻而爲嚏當補足太陽膀胱經曰攢竹者以刺之一曰在眉近于上者是也。兩眉頭少陷宛中鍼三分留六呼灸三壯鍼灸聚英云主風眩嚏

黃帝曰人之蟬者何氣使然歧伯曰胃不實則諸脉虛諸脉虛則筋脉懈惰筋脉懈惰則行陰用力氣不能復故爲蟬因其所在補分肉間蟬音安釋云下垂貌則是首身下垂而不能舉也觀本經下文有因其所所在補分肉間則蟬必有定所且有分部彼以避爲避者是乃以讀之爲躲而遂釋之爲避也義甚不通

此言人之所以蟬而有刺之之法也。蓋以胃者五藏六

府之海也。胃虛則諸脉虛而筋脉懈惰復乃強力入房所以氣不能復而爲鞶也。當因其所在以補其分肉間耳。

黃帝曰：人之哀而泣涕出者何氣使然？歧伯曰：心者五藏不府之主也。目者宗脉之所聚也。上液之道也。口鼻者氣之門戶也。故悲哀愁憂則心動。心動則五藏六府皆搖。搖則宗脉感。宗脉感則液道開。液道開故泣涕出焉。液者所以灌精濡空竅者也。故上液之道開則泣泣不止。則液竭。液竭則精不灌。精不灌則目無所見矣。故命曰奪精補天。

杜經挾頸

此節可與素問解精微論參看

此言人之所以泣涕而有刺之之法也。蓋人泣涕出于目，本于心形于口鼻，正以心爲五藏六府之主，目爲宗脉之所聚，又爲液氣上升之道路。口鼻爲氣之門戶，故凡悲哀愁憂者，則心主動，而五藏六府隨之以搖。搖則宗脈動而液道開，泣涕之所以出也。且此液者，所以灌精濡空竅者也。故上液之道一開，則泣不止而液竭。精不灌而目盲，其名曰奪精。當補足太陽膀胱經之天柱穴，此經乃挾於後之項頸者是也。挾項後髮際大筋外廉陷中鍼二分留六

呼灸
七壯

黃帝曰：人之太息者，何氣使然？歧伯曰：憂思則心系急，心

急則氣道約，約則不利。故太息以伸出之補手少陰，心主足少陽留之也。

此言人之所以太息而有刺之之法也。人之心皆有系，唯憂思則心系緊急，而氣道歛約，約則出氣不利。故太息以伸出之，當補手少陰心經，手厥陰心包絡經，及足少陽膽經，皆留其鍼以補之也。

黃帝曰：人之涎下者何氣使然？岐伯曰：飲食者皆入于胃，胃中有熱則蟲動，蟲動則胃緩，胃緩則廉泉開，故涎下補足少陰。

此言人之所以涎下而有刺之之法也。人之涎何自而

下正以飲食入胃，則胃暖而蟲動，胃氣之在上脫者，勢緩而不下降，所以在上之廉泉開，而涎下也。當取足少陰腎經以補之，蓋補陰，則任脈下盛，而上之廉泉通廉泉通，而涎下于內，不下于外也。

黃帝曰：人之耳中鳴者，何氣使然？歧伯曰：耳者，宗脈之所聚也。故胃中空，則宗脈虛，虛則下溜，脉有所竭者，故耳鳴。補客主人，手大指爪甲上，與肉交者也。

此言人之所以耳鳴，而有刺之之法也。耳爲宗脈之所聚，胃爲宗脈之所生，唯胃中空，則宗脈虛而下流，其在上之脈氣隨竭，耳遂爲之鳴也。當補足少陽膽經之客

主人穴耳

一名上關耳前起骨上廉開口有空張口取之乃得禁深鍼鍼一分留七呼灸三壯及

手大指爪甲上曰少商者

乃手太陰肺經穴也

大指端內側去

爪甲

如韭葉白肉際宛宛陷中鍼一众留三呼不宜灸

黃帝曰人之自齶舌者何氣使然缺歧伯曰此厥逆走上脉氣輒至也少陰氣至則齶舌少陽氣至則齶頰陽明氣至則齶唇矣視主病者則補之

此言人之所以齶舌而遂及齶頰齶唇者各有刺之之法也凡人之齶舌者皆氣逆走土所致也且各經脈氣以輒而至故手少陰心經之氣至則齶舌以舌爲心經之竅也手少陽三焦之氣至則齶頰以頰爲三焦經之

脉路也。手陽明大腸經之氣至，則齶唇以脣爲大腸經之脈路也。各視主病之經以補之耳。

凡此十二邪者，皆奇邪之走空竅者也。故邪之所在，皆爲不足。故上氣不足，腦爲之不滿；耳爲之苦鳴；頭爲之苦傾；目爲之眩；中氣不足，溲便爲之變；腸爲之苦鳴；下氣不足，則乃爲瘻厥心悅補足外踝下留之。

此承上文而言。十二邪之走空竅者，以正氣不足而然也。由上文十二項觀之，皆不正之邪走于空竅者也。故邪之所在，皆由正氣不足而邪得以乘之。惟上氣不足，則腦空耳鳴，頭傾目眩矣。中氣不足，則便變腸鳴矣。下

氣不足則爲痿爲厥而心爲之悞矣皆當補足外踝下留之卽足太陽膀胱經崑崙穴是也。

黃帝曰治之柰何歧伯曰腎主爲欠取足少陰肺主爲噦取手太陰足少陰啼者陰與陽絕故補足太陽寫足少陰振寒者補諸陽噫者補足太陰陽明嘔者補足太陽胃本分也頭之中部分之而下覓太息補手少陰心主足少陽留之涎下補足少陰耳鳴補客主人手大指爪甲上與肉交者白噦舌視主病者則補之目眩頭傾補足外踝下留之痿厥心惕刺足大指間上三寸留之肝之太衝脾之太白一曰足外踝下留

之

上文各項所治之經既條答矣而此復因帝問治法遂重言以申之也

師傳第二十九

黃帝曰余聞先師有所心藏弗著于方余願聞而藏之則而行之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無病上下和親德澤下流子孫無憂傳于後世無有終時可得聞乎岐伯曰遠乎哉問也夫治民與自治治彼與治此治大與治小治國與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順而已矣順者非獨陰陽脈論氣之逆順也百姓人民皆欲順其志也黃帝曰順

之柰何。歧伯曰：入國問俗，入家問諱，上堂問禮，臨病人問所便。黃帝曰：便病人柰何？歧伯曰：夫中熱消癉，則便寒；寒中之屬，則便熱。胃中熱，則消穀；令人懸心善饑。脾已上皮，熱腸中熱，則出黃如糜膣；以下皮寒，胃中寒，則腹脹；腸中寒，則腸鳴、飧泄；胃中寒，腸中熱，則脹而且泄。胃中熱，腸中寒，則疾飢；小腹痛，脹黃。帝曰：胃欲寒飲，腸欲熱飲，兩者相逆，便之柰何？且夫王公大人血食之君，驕恣縱欲，輕人而無能禁之，禁之則逆其志，順之則加其病。便之柰何？治之何先？歧伯曰：人之情，莫不惡去聲死而樂去聲生，告之以其敗。

語之以其善，導之以其所便，開之以其所苦，雖有無道之